



# 蔡同文短篇小说选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 蔡同文短篇小说选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## 同文短論選

\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850×1092 1/32 • 7 1/8 印张 • 2 插页 • 164,000 字

1959年9月第1版

1959年1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1—65,000

统一书号：3106·213

定 价：(8) 0.75 元

## 論 压 力 (代序)

空气是有压力的,水也是有压力的。空气越稀压力越小,水越深压力越大。狂风暴雨,严寒酷热,对人也是一种压力。人类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和自然界的种种压力作斗争的结果。人类如果不能抵抗(适应也是一种抵抗)自然界的压力是不能生存的。自从奴隶社会起,人类社会被划分为压迫、剥削阶级和被压迫、被剥削的阶级。奴隶主对奴隶,地主对农民,资本家对工人,是一种压力。而奴隶、农民、工人的反抗,又是对于奴隶主、地主、资本家的一种反压力。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的国家,工人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了。无产阶级专政是对于一切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压力。而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以及资产阶级、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,又是对于无产阶级的一种反压力。现今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: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,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,这两大阵营之间互相斗争、互相施加压力。毛泽东同志说过: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,而是东风压倒西风。

没有压力,就没有矛盾,没有斗争,没有运动,没有发展,没有一切。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向着什么对象施加压力。我们的国家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,不是无产阶级、社会主义压倒资产阶级、资本主义,就是资产阶级、资本

主义压倒无产阶级、社会主义。这是一场两条道路的生死的大决斗。难道不是这样嗎？

对于我们党内的同志来说，除了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以外，还有一个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。不是党的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压倒冷冷清清、凄凄惨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，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压倒党的总路线。保卫党的总路线，粉碎右倾机会主义，是每个忠于党、忠于人民、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的神圣职责。

人要逃避自然界的压力是不可能的；人要逃避阶级斗争的压力也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要反抗自然界的压力，要改造自然，要高山低头、河水让路，要自然界为我们服务。我们要改造世界，要消灭剥削阶级以及产生剥削的根源——生产资料的私有制，建设起人间的天堂——共产主义社会。

说了上面这一大段话，是不是无的放矢？不，这是为了答复一部分同志对作者的指责。近来听到这样一种议论：龔同文的文章对人有压力！在他们看来，文章必须象暑天的冰棒、汽水那样，不论什么人吃了都感到清凉舒服，如果其中有些辣味，有些刺，就算罪过。难道这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吗？虽然我们风格不高，但是也决不敢“过分的谦虚”，决不能同意这种不要“压力”的观点。省委机关若干同志成立了一个写作小组，笔名龔同文。这是从一九五五年冬天开始的。龔同文针对着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进行斗争，然后又针对着农业生产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斗争。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和农业生产高潮当中，龔同文是宣传鼓动员，是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普通一兵。一九五六年秋收以后和一九五七年春季，龔同文歌颂了党和人民的胜利，向那

些指手划脚的人开了火。一九五七年春季又向那些鬧名譽、鬧地位的資產階級思想宣戰。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派的鬥爭當中，龔同文又出馬了。一九五七年冬季以來，龔同文的主要鋒芒是向着社會主義建設當中的右傾保守思想，在歌頌大躍進的同時，也批評了主觀主義、命令主義的不良傾向。龔同文是一個戰鬥小組，是黨的馴服工具，是為保衛黨的路線、保衛黨的團結、保衛社會主義的利益而鬥爭的工具。對於右傾保守思想、對於違反黨的利益的各種不良傾向，不僅要施加壓力，而且要加以粉碎的。那些說龔同文的文章有壓力的人只說對了一半。他們應當知道，龔同文的文章還是不夠鋒利的，壓力還是不夠的。我們要求自己寫的雜文不僅象一把犀利的匕首，而且應當具有連珠炮那樣的威力，來粉碎資產階級思想，來粉碎右傾機會主義！把資產階級思想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，要使資產階級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感到除了低頭投降，乖乖地接受改造以外，別無出路。

壓力是客觀存在的。不是無產階級思想壓倒資產階級思想，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壓倒無產階級思想。不是黨的總路線壓倒右傾機會主義，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壓倒黨的總路線。不是正氣壓倒邪氣，就是邪氣壓倒正氣。不是正確壓倒錯誤，就是錯誤壓倒正確。我們要高舉總路線的紅旗，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武器，向資產階級思想進攻！向右傾機會主義進攻！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！共產主義事業勝利萬歲！

龔同文

1959年8月31日

# 目 錄

## 論压力 (代序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略論“改組派”及其病根子·····   | 1  |
| 論“穩當”·····          | 4  |
| 談“胆大如虎”和“胆小如鼠”      |    |
| ——由推广稂稻引起的一点感想····· | 6  |
| 向指手划脚的人說几句話·····    | 9  |
| 略論“抓大辦子”·····       | 12 |
| 为什么害怕犯錯誤？·····      | 14 |
| 不能靠天吃飯·····         | 16 |
| 好說空話的人·····         | 19 |
| 要先听后說，多听少說·····     | 21 |
| “泥菩薩”之类·····        | 22 |
| 論“炒現飯”·····         | 25 |
| 民主和規矩·····          | 27 |
| 什么思想在作怪·····        | 29 |
| “丟人”嗎？·····         | 31 |
| 崇高的志愿·····          | 33 |
| 什么人說“合作化糟得很”·····   | 36 |
| “总支書”和“老饕”·····     | 38 |
| “三同”和“三愿三不愿”·····   | 41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比”           | 43  |
| 羞愧之心          | 44  |
| 你的态度怎样?       | 46  |
| 論“赶”          | 48  |
| “百宝箱的鑰匙”      | 50  |
| “压着干”和“带着干”   | 52  |
| 学习余协田同志       | 55  |
| 如此“难忘”        | 57  |
| 怀疑的人坚定起来!     |     |
| ——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   | 59  |
| 打掉自滿的保守       | 64  |
| 一面好鏡子         | 66  |
| “欲慢則不达”       | 68  |
| 从屈学詩同志作风大轉变說起 | 71  |
| 如何“打百分”?      | 74  |
| 論口号不可乱提       | 79  |
| 自然界的乱子也有二重性   | 83  |
| 一鼓作气          | 86  |
| 一紧一松          | 88  |
| 有意思的对比        | 91  |
| 爭取“高产”超过“低产”  | 95  |
| 新型的大合唱        | 98  |
| 鋼材打字机的命运      | 101 |
| 敢不敢? 怕什么!     | 103 |
| “234 号中子”     | 108 |
| 再談“打百分”       | 110 |
| 不要迷信書本知識      | 115 |
| 愈战愈强          | 118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賽跑的艺术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21 |
| 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123 |
| 关心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127 |
| 給書呆子潑一瓢冷水·····        | 130 |
| “三最”之年·····           | 132 |
| 大江东去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36 |
| 做个老实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38 |
| “我早就知道·····”          | 141 |
| 小局服从大局·····           | 144 |
| 論“扭子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46 |
| 三論如何“打百分”？·····       | 150 |
| 潜力不大嗎？·····           | 153 |
| 迎春接福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55 |
| 早春欢笑到人間·····          | 158 |
| 潜力在哪里？·····           | 160 |
| “再加一条‘綫’”·····        | 163 |
| 反面教員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67 |
| 什么階級說什麼話·····         | 171 |
| 做一个眞正的学生·····         | 174 |
| “密”字及其他·····          | 177 |
| 不是“笑話”·····           | 182 |
| 听誰的話？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86 |
| 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····· | 188 |
| 省委書記和生产小队长·····       | 193 |
| 論实事求是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96 |
| 試談企业管理·····           | 201 |
| 爭气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206 |
| 到小队去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209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們喜欢这样的循环.....             | 212 |
| 有感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214 |
| 旱魔的悲剧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18 |
| 来日方长而机不可失.....             | 222 |
|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祝賀中共中央“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” |     |
| 发布一周年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27 |
| “漁夫”篇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30 |
| 附 录: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是“人定胜天”,还是“成事在天”? .....    | 234 |

## 略論“改組派”及其病根子

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，禁止妇女纏足和提倡放足的时候，有許多小脚女人，虽然拆掉了裹脚布，穿上了大些的鞋子，鞋里填上棉花，表面上看来，好象是个“大脚”，可是走起路来，还是摆脱不了那副东搖西摆的神气，当时，人們就把这种沒有放开小脚的女人，称之为“改組派”。

这使我們联想到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情况。

有些同志，在学习了毛主席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”的指示以后，不只一次地檢討过自己的右傾保守思想，不愿再做“小脚女人”，并且，有时候还批評別人是“小脚女人”，可是，正是这些同志自己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，还是摆脱不了那个“东搖西摆”的“改組派”的神气。

这些同志，在合作化高潮到来了的时候，一方面很积极，很高兴；可是，另一方面，却蹑手蹑脚地怕起来了。既怕入社的貧农多了，“困难太大”，又怕入社的中农多了，“领导不了”；还怕什么“經驗不足”，“骨干太少”。……一句話，还是怕合作社办多了办不好。（据说，有些“办社专家”怕的更厉害一些。）因而，在建社的时候，不是根据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大胆地滿足群众的入社要求，放手发展合作社，及时地，实事求是地修改原定的合作化规划，而是用原定的规划去限制

农民入社的要求；在整社的时候，不是抓紧社員增加生产、增加收入、改善生活的要求，以拟定生产规划和抓紧当前生产行动为中心去进行整社工作，而是机械地去划分什么“八步、三关”（如强调先搞完“四评”，再去“轉生产”等），限制社員集体生产的积极性；在帮助合作社制订生产规划的时候，不是总结本县、本乡、本社已有的高额丰产的先进经验，帮助社員打破保守思想，制订比较先进的生产规划，而是担心“这怎么行得通，那怎么办得到”，和那些有保守思想的社員（主要是某些富裕中农成分的社員）一个鼻孔出气，甚至把党支部和合作社认为“比绑在馬背上还要稳当得多”的增产指标，也给“砍”了一些下来，说什么“不要太‘冒’了，还是‘稳当’一些吧。”看来这些同志的“忧虑”，真是“无穷”的。

一个多月以来，我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和这些同志所“忧虑”的完全相反。合作化运动的大浪潮，粉碎了各种障碍向前跃进了。

合作社办多了能不能办得好呢？事实证明，办得又多，又快，又好。到十二月上旬为止，全省已经建成合作社十万多个，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，预计十二月底以前入社农户将达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。许多合作社刚一建成，就发挥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，在这次抗旱冬播工作中，创造了許多奇迹。（只举一个例子说，合作社能用几十乘水車，翻几个山头車水抗旱，这是任何劳动强、农具好的单干户所梦想不到的。）更加有力地吸引着还在犹豫是否入社的农民。許多合作社，拟定全面的生产规划的结果，对于在一两年内增产的要求，不是百分之五，百分之十，而是百分之几十；对于在今后五、七年内增产的要求，不是百

分之几十，而是两倍、三倍……。可以这样說，正在合作化高潮向前推进的时候，大規模的生产高潮也接着出現了。二者互相推动，互相发展，又汇合在一起，成为目前农村生活中的强大洪流，迅速地改变着农村的面貌，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雛形，已經在我們面前出現了，最近到过农村的人，都可以感觉得到：农村，在这一个多月內的变化，比过去在几年內的变化还要大得多。这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喜事。就是这样的大喜事，把許多同志的眼界打开了，思想上的束縛解放了，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向前进了，可是，也还有少数同志，看不見这个大喜事，“忧虑”的还是很多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起来，还是那副“改組派”的神气。

我們对于那些生在旧社会里的小脚女人及其“改組派”，只有仇恨强迫妇女纏足的封建制度，而对于那些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东搖西摆的“小脚女人”及其“改組派”，只有还是請他們自己認真地学习毛主席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”的指示。毛主席說：“我們应当相信群众，我們应当相信党，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，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，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。”我們的“小脚女人”及其“改組派”的病根子就在这里。

（1955年12月）

## 論“穩當”

我們時常聽到人們在評論一個干部的思想作風的時候，多半離不開“穩當”二字。譬如，稱贊某某人的作風很穩當，辦事很穩當；批評某某人的作風不穩當，辦事不穩當等等。

穩當是和冒失相對稱的。所謂穩當，就是說觀察問題是全面的，而不是片面的；是合乎實際的，而不是主觀主義的。處理問題是恰當的，而不是忽“左”忽右的。這樣的穩當，當然是一種優良的作風。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的：要“謹慎謙虛，戒驕戒躁”，要“有的放矢，不要無的放矢”，“不要打無準備的仗，不要打無把握的仗”。我們共產黨人，對這些至理名言，是不可忘記的。

可是，有些人對“穩當”一詞，有着極端錯誤的了解。他們把“穩當”作為保守思想，作為機會主義的“擋箭牌”。機會主義者不承認自己落后，而自稱“穩當”。他們的哲學是“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”，是“明哲保身”，“得過且過”，是“人家騎馬咱騎驢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”；他們看不見新事物，甚至害怕新事物，滿足於自己的那一塊小天地，不敢革新創造。很顯然，這不是“穩當”，這是保守，這是機會主義者，這已經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朝氣和應有的創造精神，我們必須尖銳地揭露這種人的錯誤思想的實質。

一个人如果躺在大街上不动，是很容易引人注意的；可是另外一个人在大街上迈开八字步，慢慢腾腾地走着，是不大惹人注意的。我們有这样的干部，这样的领导人員，你說他沒有做工作也太冤枉，他是在慢慢地做工作，你說他所在的那个部門或地区的工作沒有一些进步也太冤枉，那里的工作也确实在慢慢地进步。他們不仅因为“慢慢地进步”而心安理得，还往往自鳴得意，甚至抱着这样的希望：“讓那些喜欢坐飞机的人去摔死吧，我是永远不坐飞机的。”这种自称“稳当”的人，这种胆小怕事的人，这种死气沉沉的人，不单怕坐飞机，連火車也不愿意坐，“安步以当車”，似乎更“稳当”，这就是他們的哲学。他們的思想本質是什么呢？他們的心灵的深处埋藏着什么东西呢？我們可以給他們指出来，那就是埋藏着严重的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。

（1955年12月）

## 談“胆大如虎”和“胆小如鼠”

——由推广粳稻引起的一点感想

不久以前，浣水县有一位农村工作干部作了一首顺口溜：“粳稻减了产，干部沒了臉，再要搞改革（指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），又怕不保險！”看来作者是在推广粳稻碰了釘子而大家又議論紛紛的时候，才发表了这一番感慨，不能說这种感慨完全沒有根据。

我們常常看到許多“随风倒”的現象，就說推广粳稻吧。开头，一听说粳稻好，大家都跟着說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据说好到有“十大优越性”。到后来，有的地方的粳稻减产了，有人带头罵起粳稻来，大家也跟着罵，种粳稻的人在罵，不种粳稻的人也在罵，一時間，把粳稻罵得一无是处。一說起粳稻，就是“几大坏处”，甚至把原来認為是好的东西，后来又說成是坏了。例如，原来說粳稻不易脫粒是如何之好，而后来又說不易脫粒是如何之坏，有的还做了打油詩来形容这种坏处，詩曰：“气死鷄子餓死牛，急的鴨子直摆头！”

現在呢？前面的那首顺口溜似乎也应当有所修正了。据说，浣水县的粳稻，尤其是一季晚粳已經增产了。該县的粳稻面积二十五万多亩，其中一季晚粳十六万亩，占粳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二，全县的一季晚粳預計平均亩产可以达到八

百斤以上。这样一来，又該怎么样議論呢？也許是被蛇咬過一回，看見繩子就害怕吧。當陽縣有一位同志就是這樣，他那裡的糧稻減產之後，他便給技術改革做了一個結論：“多做多錯，少做少錯，不做不錯！”顯然，這位同志是從一個極端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去了。有的地方今年小麥條播的面積反而比去年少了百分之三十；有的地方興修水利和積肥的勁頭也不如去年這個時候；還有個別的合作社，對於明年增產指標的要求比今年的生產實績還低。滌水縣的合作社社員就批評這些同志說：“今年上半年推廣糧稻的時候，你們膽大如虎，現在你們卻又膽小如鼠！”這真是一針見血的批評。

今年春天，我們在推廣糧稻的時候，沒有很好地同群眾商量，沒有根據群眾自願的原則辦事，沒有很好地採取因地制宜、由點到面的方法，所以群眾批評我們“膽大如虎”，應當承認，這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，我們在今後工作中要注意避免和及時糾正這類缺點和錯誤。可是，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得出“不做不錯”的結論，決不能因此而“膽小如鼠”。很顯然，我們不能因為害怕犯錯誤，就不敢鬧革命，正象我們不能因為害怕打噎就不敢吃飯一樣。

和上面那首順口溜的內容相反，孝感縣六合鄉五四社也編了一首順口溜：“糧稻真不錯，畝產千斤多，不是共產黨，做梦也想不着！”這是因為這裡的工作人員採取了因地制宜、由點到面的方法，遵守了群眾自願的原則，推廣了糧稻，而且獲得了豐收，所以群眾感激共產黨了。孝感縣今年推廣早粳一萬八千多畝，平均畝產五百七十斤，較早籼增產百分之十，中粳五萬二千多畝，平均畝產六百二十六斤半，較中籼增產百分之八，一季晚粳二萬六千多畝，平均畝產八百三十